

瀚海



总策划 山王

八百里

忆兵团峥嵘岁月稠

付士珍 王士恩 著

这是一部真实的历史

也是一个离奇而又感人的故事

瀚海八百里

——忆兵团峥嵘岁月稠

付士珍 王士恩 著

也是一个离奇而又感人的故事
这是一部真实的历史

总策划 山王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瀚海八百里: 忆兵团峥嵘岁月稠/付士珍, 王士恩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209-05746-2

I. ①瀚… II. ①付…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2652 号

责任编辑: 崔 萌
封面设计: 彭 路

瀚海八百里——忆兵团峥嵘岁月稠
付士珍 王士恩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莱芜市华立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规 格 16 开(169mm×239mm)
印 张 25.25
字 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5746-2
定 价 36.6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电话:(0634)6216033

目 录

	第一章	1
23	第二章	
	第三章	40
60	第四章	
	第五章	77
96	第六章	
	第七章	110
127	第八章	
	第九章	146
167	第十章	
	第十一章	189
207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224
236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254

273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291
314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331
345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361
376	第二十二章	
	尾声	399

第一章

1

为了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解决粮食自给，巩固战略后方，1964年12月14日，青海省人民委员会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设置农业建设师的请示报告。

1965年3月22日，国务院向青海省人民委员会作出批复，同意青海省关于开发海西柴达木等地区的意见，并请即刻着手进行规划。批复中明确指出，组建农建师的知青主要来源于山东省。

于是，青海省在山东省委、省政府的大力协助下，以青岛、济南、烟台、枣庄、淄博、德州、济宁、潍坊八个城市为中心，组建了一支万余人的知青大军，知青们带着一颗颗炽热的心，满怀渴望，充满理想，激情澎湃地踏上了西行的征程……

“呜——”，在青岛、济南、烟台、枣庄、济宁等地的火车站上，一列列开往大西北的专列，满载着身穿绿色军装、胸佩大红花的山东知青，在一片惊天动地的锣鼓声中，几乎同时鸣响了机车的汽笛声……

“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

车轮飞转，歌声飞扬，列车越过高山，穿过桥梁和隧道，在西北高原上疾驰……

青海省农建师坐落在格尔木河畔。一团五连驻地于格尔木河东20公里处的一片沙漠与北草原的接壤处。六排用土坯建造的营房分列在可供全连300人开会兼用餐的礼堂两侧。

黄昏，六辆满载着五连全体指战员的解放牌大客车伴随着歌声徐徐驶入连队驻地。

“全体集合！”高连长向战士们发出了到达连队后的第一声号令。

还没等队伍集合成形，一片黄沙被骤然袭来的龙卷风吹起，顿时狂风大作，

沙尘漫天，整个大地被笼罩在一片风沙弥漫的昏暗之中。

篮球场上，惊叫声，呼喊声，杂沓的脚步乱作一团。

“原地不要动！不要乱跑！注意隐蔽！”风沙中传来高连长断断续续的喊叫声。

这时一顶军帽被风沙吹走了……

宏亚丽扔下手中的背包，正要去追赶被风沙吹走的帽子，却被站在她身后的张少飞一把拉住了，将她一下子按坐在了背包上：“你不要命啦？！风沙会把你卷走的！你呆在这儿别动，我去看看。”说完，他朝军帽走去的方向追去……

两手紧握着彩旗的蓝豆豆，被风沙推击着，在离球场十几米的地方，连人带旗滚入沟渠里……

“一排长！一排长！”高连长呼喊着重朝这边走过来。

“到！”叶凡搀扶住蓝豆豆，强顶着风沙走了过来。

“马上带着你们的人进入东面的宿舍。”

“是！”

“注意，一定要仔细清点人数！”

“是！”叶凡转身来到一排队伍跟前：“一班长！一班长！”队伍里没有回声，“张少飞！张少飞！”叶凡提高了嗓门在风沙中呼喊着重、寻找着……

“报告排长，我们班长他不在。”副班长葛鲁清回答道。

叶凡问：“他干什么去了？”

“他追帽子去了。”葛班回答道。

叶凡说：“这小子疯了！通知你们班的人，马上进入东面第一宿舍。”说着转身消失在风沙中。

夜色降临，肆虐的风沙经过一阵疯狂的施威之后，缓缓地减弱下来。一班宿舍里已经燃起了煤油灯，战士们正在各自整理自己的床铺。

蓝豆豆站在床前，用手拍打着背包上的沙尘：“唉，老天爷也太不给面子了，我们刚到就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

曹顺笑着说：“柴达木里有三宝，风沙、蚊虫、沙柳包，今天这是让你见见第一宝，豆豆，往后啊，你就接着心领神会吧，哈哈，哎，咱们班长呢？”

杨振水哼着雷锋歌的曲调唱道：“学习雷锋做好事去了。”

“做什么好事去了？”曹顺面带疑惑地问。

杨振水说：“咱们七班有位女同志的帽子被风沙吹走了，他去帮着人家追帽子去了。”

“喂喂喂，那可是一位女同志的帽子，意义可非同寻常啊，当然了，这要是

换到我身上，我可没那个勇气。”许可略带指责地说道。

曹顺扑哧一笑：“那当然，瞧你瘦得跟‘老干鸡’似的，穿着衣服毛重也不过60斤，就刚才那阵风，要不是咱们葛班长保护你，不把你吹到昆仑山上喂狼才怪呢。”

许可二眉合一地吼道：“喂，讲话文明点好不好？谁是‘老干鸡’？”

“好了，别闹了，赶快收拾收拾吧，待会儿班长回来了……”葛班在一旁劝阻道。

正说着，叶凡手拿着一张名单走进门来：“一班长，一班长。”

“报告排长，班长他还没回来。”葛班回答道。

叶凡说：“他到现在还没回来？怎么搞的？”

葛班摇了摇头，没吱声。

叶凡巡视了一下整个宿舍：“其他的人都在么？”

“其他的人都在这儿。”葛班答道。

叶凡心急焦虑地说：“葛班，你抓紧时间把大家安排一下，我马上去向连里汇报。”

“怎么回事？”恰在这时，指导员罗文和高连长一步踏进门来。

“报告连长、指导员，一班长张少飞在刚到连队的时候，为了去追被风沙吹走的帽子离开了队伍，至今还没有回来。”叶凡说。

高连长说：“这么大的风沙，他去追什么帽子？简直是胡闹！”

指导员说：“叶排长，通知各班，马上组织人去找。”

“是！”叶凡转身走出门去。

2

在风沙中迷失了方向的张少飞一不小心跌进了沟渠里，他挣扎着从渠边爬上来，一阵喘息之后，他拖着沾满泥沙的双腿，又毫无目的地朝前走去……

听到战友失踪的消息，一排和二排的男青年战士们几乎全部集中到了礼堂门前，大家提着马灯，拿着手电筒，随身带着棍棒之类的武器，等待着出发的命令。

连部里正召开由各班排长参加的紧急会议。

“报告！”

“进来。”

宏亚丽推门走了进来。

高连长说：“宏亚丽，你还记得当时一班长去了哪个方向吗？”

“当时风沙很大，刮得眼睛都睁不开了，我也搞不清是哪个方向了。”

指导员说：“我看咱们别再耽误时间了，按刚才分析的情况，马上分头去找吧。”

高连长站了起来说：“叶排长，你们一排跟着罗指导员到连队东面去找，纪排长，你们二排跟着我到南面去，有什么情况及时保持联系。”

田钧急忙说：“高连长，我们三排呢？”

“你们三排都是女同志，我看就不要出去了。”

“多一个人多一双眼睛么。”田钧说。

高连长说：“这样吧，你带着你们三排在连队周围转转，不过，千万要记住，不要远离连队。你们三排所有人的安全我可交给你了。”

田钧答道：“是！连长。”

黑夜里，随着晃动着的马灯和手电筒摇曳的光束，空旷的原野上不时传来战友们的呼喊声：“张班长——”，“张少飞——”

一排30多名战士在指导员的带领下，穿过东边渠从第二道毛渠开始，逐条渠道、逐块田地进行搜索，但始终没发现张少飞的影子。

“指导员，前面到了沙漠了。”走在前面的叶凡用手电筒照着退水渠对面那一望无际的沙海说。

指导员说：“你带些人过去看看，不过不要走得太远。”

叶凡带着葛班他们跨过退水渠，踏着沙海的细浪朝前走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张少飞陷入了沙柳包群的迷宫中。他蓬头垢面，满身泥沙，拖着疲惫的四肢吃力地爬上了一座沙丘。极目眺望，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黑乎乎的沙柳包，他心甚恐惧，从沙丘上滚落下来，蜷伏在沙柳包的一个低洼处，将头缩进衣领里，紧闭上双眼不想再看周围的一切，因为他知道，一切的拼搏与抗争都是徒劳，现在他只能是在恐惧与孤独中期待着黑夜赶快过去，期待着战友们的到来……

叶凡同一班的战士们在沙海中搜索。

“张班长——”，“张少——”，“飞”字未出口，走在前面的曹顺脚下被一件硬邦邦的东西绊了一跤，险些栽倒，“你奶奶的，敢暗算老子！”他咒骂着，回转身朝那硬邦邦的东西踢了一脚。嗯？这是什么玩意儿？硬邦邦的，还毛乎乎的，他心中嘀咕着，走近前把手中的马灯顺过去一照，微弱的灯光下，隐隐约约显出一副模糊不清的人的面孔……

“我的妈啊！”惊呆了的曹顺，丢下手中的马灯，拔腿就往回跑：“来！来人啊！快来人啊！”

“怎么了？”叶凡和几个人跑过来。

曹顺惊恐地喊道：“快，快去，他，他在那边沙子里埋着呢。”

朝着他指的方向，叶凡几个人警惕地来到了曹顺被绊倒的地方，胆大的畏近，胆小的站在远处窥看。

借助手电筒的光柱可以确认，暴露在沙层表面的，是一副模糊不清的人的面孔。

葛班从站在他身边的豆豆手中接过木棍嚷道：“你们离远点，我来……”

“等一下，是不是咱们先把事情搞清楚再……”叶凡谨慎地说道。

“这还要等什么，我把他请出来看一看不就清楚了么，这么多人呢，怕啥？”说着，他把手中的木棍插进沙层里用力一抬……

一具完整的尸体全部暴露在了沙滩上……

死者穿一身棉布衣，面部的肌肉已经干瘪塌陷，但头发和胡须尚存，从他脑袋上稀疏而又花白的短发上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具年过六旬的男性的木乃伊。

曹顺怯生生地走过来：“喂喂喂，在这荒滩大漠里怎么还会有这玩意儿？”

葛班扔下手中的木棍：“妈的，晦气，三更半夜忙活了半天，出土了这么个老古董，晚上睡不着觉了。”

站在一旁的许可突然想起了什么：“哎，这会不会是在解放初期，咱们的探险家在这儿遇难以后……”

豆豆说：“别胡扯了，什么探险家，瞧他这一身打扮，说不定还是个畏罪潜逃的流窜犯呢。”

曹顺说：“保护好现场，马上向连里报告咱们的重大发现……”

叶凡摆了摆手说：“行了行了，管他探险家还是什么流窜犯的，和咱们有什么关系，走吧，找咱们的人要紧，这个木乃伊还是留给大自然继续去保护他吧。”

队伍已经搜进了沙柳包群……

指导员说道：“一排长，前面到了花果山了，通知大家暂时休息一下。”

“花果山？”叶凡好奇地说道。

指导员说：“这一片沙柳包，大大小小加起来有200多个，一到秋天红柳枝叶郁郁葱葱，哈熊果像火团一样铺天盖地，秀丽的风景不亚于西游记里的花果山。”

葛班听后迫切地想过去看看究竟，说：“指导员，咱们进山吧，别再休息了。”

“这儿地形复杂，里面的小路纵横交错，如果不熟悉地形，别说是黑夜

了，就是白天，也是很难走出这片迷宫的。”指导员说。

叶凡说：“那怎么办？”

曹顺眼珠一转说道：“这样，咱们三个人为一组，组与组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排成一条线进行拉网式的搜索，这样既安全又疏而不漏，绝对没问题。”

指导员说：“好，就这么办。”

“张班长——”，“张少飞——”，花果山的上空回荡着战友们的呼喊声。

由于极度的恐惧与疲劳，此时的张少飞蜷缩在一个沙坑里已经睡着了。

当葛班长、曹顺和豆豆组成的三人小组绕过一座沙柳包，正要同临近的小组接头时，葛班突然发现曹顺不见了：“哎？曹顺跑到哪儿去了？”

“刚才还在呢，是不是走累了，落在后面了。”豆豆说道。

“曹顺——”，葛班长回转身朝着他们三个人来的方向喊了起来。随着一阵“哈哈”的笑声，曹顺从葛班他们身后的那座陡峭的沙柳包上像坐滑梯似的滑了下来，说也巧，一屁股坐在了张少飞的身上……

“呦”的一声，张少飞在睡梦中发出一声惊叫，他一挺身将骑在他身上的曹顺掀翻在地上。

“哎哟，我的妈呀！”曹顺当时就被吓蒙了，他撒腿就往葛班这边跑来。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将葛班和豆豆也给蒙住了，随着曹顺也跑了起来。

“喂，站住！你跑什么？”葛班在后面边跑边喊道。

曹顺站住了，他慢慢地回转身望着沙坑那边说：“是他，张班长，张班长。”

“张班长？”葛班惊疑地说。

曹顺说：“没错，就是他！”朝着沙坑的方向喊了起来：“张班长——”。

葛班和豆豆也随着喊了起来：“张班长——”。

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沙坑中缓缓地站了起来。

曹顺激动地跳起来呼喊着：“张班长，张班长，我们可找到你啦！”

三个人同时高声喊了起来：“张班长找到啦！”

呼喊声划破了茫茫的黑夜，回响在花果山的上空……

3

“嘟——”，一阵清脆的哨声划破了晨时的寂静。

“起床啦——”，高连长吹着哨子，在院子里扯着嗓子喊叫着。

“起床了，起床了。”和葛班挨铺的叶凡边穿衣服，边喊着班里的同志们。此刻，睡意全无的张少飞躺在床上轻轻地翻了个身，扯住被子蒙在了脸上。睡意蒙眬的豆豆从床上爬起来，趿拉着鞋，提着裤子就往外跑，刚一出门就在门边就要撒尿，正巧被提着水桶走出门来的叶凡发现了，“蓝豆豆！你在干什么？”叶凡严厉地斥责道。

“我……”

“到厕所去！”

豆豆嘟囔着，无奈地提着裤子朝宿舍的东面跑去。

叶凡提着水桶走到礼堂门前，迎面遇上了正朝这面走来的宏亚丽：“叶排长，张班长他……”

“噢，他没事，活得好好的呢，你放心吧。”叶凡笑着说。

连部里，指导员罗文和高连长正在和牟阳谈话。

罗文上下打量着站在桌前的牟阳：“你就是牟阳？”

“是！指导员。”

罗文接着问道：“听叶凡说，你在家赶过毛驴车？”

“是的！指导员。”

高连长说：“哦，是这么回事儿，咱们连队里要组建一个马车班，由你来负责，你看怎样？”

“只要领导信得过我，我一定尽力。”

正说着管理员马德昌走进门来。

高连长说：“噢，正好，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他就是咱们连的管理员马德昌同志，负责连队的后勤工作，往后你们马车班的工作安排由他负责。”

“马管理员，有什么事儿，您就尽管说。”牟阳说。

马德昌郑重其事地说：“那好，你现在就跟我到马号去，有些工作我向你交代一下。”

“当——当——当——”，开饭的钟声响了。

以班为单位，战士们排着队陆续走进餐厅，所谓餐厅就是那个四壁苍白能容纳全连战士们开会学习的大礼堂。

“叶排长，一班长呢，他怎么没来？”罗文走过来问道。

“他说有点不舒服还没起床呢，刚才我已经通知了卫生员冯月华，让她到宿舍里去看他去了。”叶凡回答道。

罗文说：“噢，待会儿，你通知炊事班给他做病号饭……”

礼堂里排列着12张长型桌，6个男生班同6个女生班男左女右，对应着分列在

东西两侧。

“哎，豆豆，是哪一位女生？”杨振水一手拿着包子一手端着汤碗凑到豆豆跟前低声问道。

豆豆不耐烦地回答道：“宏亚丽，干吗？你问这干吗？”

杨振水嬉皮笑脸地说：“随便问问。”

豆豆朝对面女生班巡视了一下，说：“和咱们对桌的那个扎着两只小辫，腮帮子上挂着两个小酒窝的就是。”

杨振水端详了片刻，说：“噢，怪不得张班……”

豆豆咬着包子说道：“剃头挑子一头热，有什么用，那得看人家怎么想了。”

“杨椰子，你不老实吃饭，瞪着眼珠子瞎瞅什么？当心看在眼里扒不出来。”二班的丁力端着饭碗走过来说道。

杨振水骂嚷着：“滚滚滚，有你姓丁的屁事儿？”

丁力问豆豆：“哎，你们葛班干啥去了？”

“他给张班送病号饭去了……”

“呦，张少飞吃上病号饭了。”丁力取笑地说道。

豆豆说：“昨天晚上，连吓带折腾的弄到了大半夜，让谁也受不了的。”

杨椰子笑呵呵地说：“恐怕这不是主要的原因吧。”

豆豆问道：“那你说是什么原因？”

丁力说：“嗨！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么，本想在人家面前献献殷勤，表现表现，结果丢了人，操！窝囊！没脸来吃饭了，哈哈……”

“这是谁在背后议论人呢？”牟阳吃完饭走了过来。

丁力转脸一看是牟阳，扭头端着饭碗走了。

豆豆看见牟阳过来了连忙招呼：“牟哥，听说你调到马车班去了？”

牟阳说：“嗯，我就是想来跟你们说一声的。”

曹顺拍着牟阳的肩膀说：“牟哥，往后咱们兄弟骑个马、坐个车什么的，可别忘了咱们这帮兄弟们啊。”

牟阳笑着说：“忘了别人，还能忘了你？豆豆你给家里写信了么？”

“还没呢。”

“赶快给家里写信，别让你老娘牵挂着。”

“知道了。”

4

当晚，礼堂前台的墙壁上贴着“热烈欢迎省委工作组来我连指导工作”一排大字。挂在空中的两盏汽灯和从各班集中来的十几盏煤油灯将整个礼堂照得如同白昼。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工作组组长娄如松带领着工作组的四位同志走进会场来到前台就座。

指导员罗文从队伍前面站起来向大家挥挥手：“同志们，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工作组的领导给我们讲话！”

娄如松从桌前站起来：“同志们，军垦战士们，首先让我代表青海省省委、省政府，青海省党政军工作组的全体同志，向来自山东的知青同志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崇高的敬意！”

掌声……

“人所共知，地处海拔3000多公尺的青藏高原，气候条件恶劣，生活条件差。而你们甘愿以青春作代价，舍弃了繁华的都市和优越的生活环境，敢于闯入这片荒芜的土地，来实现你们的自身价值。就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你们是当代的有志青年！你们的奉献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你们的这一选择是值得全社会向你们学习的。”

掌声……

“今天，在我们工作组到来之际，我还要代表全体同志向大家表明我们的态度，那就是，从今天起，咱们将要成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咱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为咱们农建十二师的建设和发展建功立业！”

在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一位身着藏族服装的青年女演员走上台来说：“青海省民族歌舞团，青海省话剧团慰问演出现在开始。”

欢庆的锣鼓声中音乐四起，欢快而赋有激情的藏族舞蹈“雪山情深”将演出拉开了序幕……

田间白日，地头树上树一面“战天斗地”的大旗。大田排的战士们以班为单位展开了整平土地的劳动竞赛。一根扁担两只筐，肩挑人背使劲装，在一片“嗨哟！嗨哟！”的劳动号子声中，战士们磨炼着自己的意志，实现着自己的梦想。手磨破了用毛巾一裹，肩膀肿了用衣服一垫，没人叫苦，没人喊怨。而两只大筐吓住了张少飞：“妈的，老子哪受过这种苦？嗨……”

宏亚丽走过来拿起地上的扁担，说：“叶排长，我来。”二人抬起筐急步朝前走去……

年近五旬的娄如松，抬大筐扭了腰，疼得他额头直冒虚汗。

叶凡走过来扶他坐在地头上：“老娄，听说你参加过平息西藏叛乱的战役，还受过伤？”

“那个时候年轻，和你们一样什么都不在乎。”娄如松手扶叶凡的肩膀说道。

叶凡好奇地问：“你们工作组在这儿要住多久？”

娄如松说：“这可说不准，或许一年半载，或许……反正组里的同志都做好了思想准备，为了需要还要把家搬到这儿来呢。噢，对了，今天晚上的篮球赛，你们青年队安排好了吗？”

叶凡自信地说：“没问题，我们青年队，就是硬拼体力也不会输给你们老年队的！”

晚饭后，篮球场上接近200人的围观者，在球场周围起了一道厚厚的人墙。

“嘟——”，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一场老年队对青年队的比赛开始了。

球场南面以田钧为首的几十名女战士在为老年队擂鼓助战，北面以程克为首的几个男战士敲打着洗脸盆和铜锣在为青年队呐喊，两队你来我往，比分交替上升，就这样一阵鼓一阵锣，把整个球场搞得真是：场上你来我往鏖战正酣，场下雀跃欢腾锣鼓喧天。

杨梆子挤进人墙，在围观的人群中找到了张少飞：“少飞哥你咋没上场呢？”

张少飞点燃了一支烟，深吸了一口没吱声。

杨梆子声含挑衅道：“当年在学校里赫赫有名的活中锋让人冷落在一边，可真是有点不够意思……”

张少飞瞪了他一眼：“你的嘴闲着难受是不？”

杨梆子假装委屈地说：“我说的是实话。”

张少飞将杨梆子从人墙内拉了出来：“刚才收工的时候你到哪儿去了？”

“我和曹顺跟马管理员到北草原下夹子去了。”

“下夹子？下什么夹子？”

杨梆子神秘地伏在张少飞的耳边嘀咕了几句。

“真的？”

杨梆子用手比划了个王八：“骗你是这个的，等过几天带你去看看，让你开开洋……”，“荤”字还未出口，突然篮球从人墙里飞了出来，不偏不斜，正中杨梆子的额头。

在众人的一片哄笑声中，杨梆子摸着自己分外突起的额头，哭笑不得地离开了球场……

清晨，东方刚刚泛红。

操场上传来战士们跑操的声音：“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连长在前面领队，指导员和工作组的同志随在其后，他们在排长叶凡的号令下，围着操场跑步。

“齐步走！”

叶凡领唱：“日落西山红霞飞，预备……”，“唱”字还未喊出口便被高连长挥手打断了：“一排长，现在是日出东方，咱们换一支歌吧。”说着便领唱起来：“红旗飘飘军号响，预备——唱！”

“红旗飘飘军号响，人民战士歌声嘹亮——”雄壮的歌声刺破了宁静的田野，回荡在浩瀚的戈壁滩上空……

高连长走到队伍前面，扫视了一下队伍，突然喊道：“一班的曹顺！”

队伍中的曹顺一愣，

“曹顺，连长点你的名呢。”他身后的豆豆悄悄地捅了他一下。

曹顺猛醒地答道：“到！”

高连长命令道：“曹顺出列！向前五步走！——向后转！”

趿拉着两只鞋，衣冠不整的曹顺刚一转过身，便引起了队伍的一场哄笑。

“同志们，咱们是军垦战士，不是老百姓，军人就要有军人的作风，拖拖拉拉，吊儿郎当的，那算什么军垦战士？都记住了么？”高连长极严肃地说道。

“记！住！了！”

高连长继续说道：“在昨天整平土地劳动竞赛中，一排一班和三排七班的平地数量最高，质量最好，获得全连‘战天斗地’的优胜班，下面由罗指导向他们发流动红旗。”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一班张少飞和七班高璇从指导员手中接过了流动红旗。

高连长说：“吃过早饭后，一排跟着马车和拖拉机去北草原拉羊粪，二排和三排到十四毛清理渠道，解散！”

广阔无垠的北草原，蓝天白云下游动着放牧的羊群；星星点点的帐房；沙丘连绵起伏，红柳郁郁葱葱；快速奔跑的野兔；静观坐视的狐狸；一幅幅美丽的画面同极远处银装素裹的祁连山脉浑然一体，构成了一派阿尔顿曲克草原极为壮丽的景观。

“啪！”，一阵清脆的马鞭声和悦耳的马铃声打破了草原固有的宁静。

叶凡带领着一排战士分乘六辆马车踏上了北草原之路。

“马儿啊，你慢些走哎，慢些走哎，我要把这美丽的景色看个够……”程克

情不自禁地放开歌喉唱了起来。歌声中许可在车上激动地站了起来，如诗人触景生情一般，张开双臂尽情抒怀：“啊！真是太美了！我曾经在文字中读到过你，我曾经在电影里见到过你，如今身临其境，才真正品味到你的醉人之处，啊！阿尔顿曲克草原，令人陶醉，令人神往，我爱你……”

豆豆笑着说：“许秀才，站稳了，当心别醉倒了。”

说话间，坐在对面的曹顺用手猛地拍了下辕马的屁股，马车突然加速，将许可摔倒在肖扬怀中。

“哈哈……”哄笑声中马车快速向前驶去……

草原深处，马车队来到了一个帐房附近废弃的羊圈跟前，还未等马车停稳，帐房前的牧羊犬狂吠着向马车扑了过来。草原的牧羊犬绝非普通狗兽之辈，那气势与凶残度吓得大家如临大敌，豆豆他们慌乱地抓起身边的铁锹、洋镐，准备迎战这只牧羊犬……

一位身穿藏服的老者怀抱着一副马鞍从帐房里走了出来，朝牧羊犬吆喝（藏语）：“哈力，回来！”

牧羊犬停止了狂吠。

这时躲在马车后面的曹顺突然喊了起来：“桑巴大叔，桑巴大叔……”

桑巴放下手中的马鞍朝这边走了过来：“呦，曹顺，是你们啊。”

曹顺说：“叶排长，他就是我给你说的桑巴大叔。”

叶凡连忙与桑巴打招呼：“桑巴大叔，你好啊？”

“你好。”

“大叔，这是我们的排长，叶凡。”曹顺向桑巴介绍说。

“叶凡，叶排长，名字好听，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叶凡说：“桑巴大叔，我们是到这儿来拉羊粪的。”

桑巴看了一眼身边的羊圈：“这里的羊粪少啊，前面不远有个大羊圈，你们三天三夜也拉不完的。”

牟阳高兴地说：“桑巴大叔，你能带我们去看看吗？”

未等桑巴开口，叶凡急忙问道：“大叔，看样子你要出门儿？”

“小儿子两天都没吃饭了，发烧，身上烫得很，我想去格尔木给他买点药。”桑巴大叔说着叹了口气。

叶凡急忙问道：“您儿子在哪儿？”

桑巴说：“在帐房里。”

叶凡拉了一下身旁的牟阳说：“走，咱们进去看看。”

帐房里，迎门的地上用牛粪点燃的火堆冒着蓝色的火焰，上面煮着一锅大